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法兰西学院

〔法〕让-波尔·卡皮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法 兰 西 学 院

〔法〕让-波尔·卡皮 著

张泽乾 黄贻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学院/(法)卡皮著;张泽乾,黄贻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198-7

I. 法… II. ①卡… ②张… ③黄… III. 科学研究
组织机构-法国 IV. G32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3041 号

我知道什么?

法兰西学院

[法] 让-波尔·卡皮 著

张泽乾 黄贻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198-7/K·488

199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7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6 1/4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学院的职能	5
一、开场白	5
二、结构和职能	6
三、资产和经费	20
四、院士的产生	27
五、传统和传说	41
第二章 学院的工作	51
一、《法兰西学院词典》	51
二、学院与拼写	70
三、学院和语法	102
四、告诫录	119
第三章 法兰西学院简史	124
一、17 世纪	124
二、18 世纪	136
三、大革命、执政府和帝国时期	143

四、复辟时期至 1946 年	147
五、今日的法兰西学院	153
第四章 部分史料对照	159
一、院士名单的比较	159
二、枢机主教、公爵和元帅	165
三、任职年龄状况	166
四、当选时的最大与最小年龄	171
五、院士在公众中的“知名度”	174
六、常任秘书名单	178
结语	181
注释	186
参考书目	187

导 言

法兰西学院是何物呢？对今日许多人来说，它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机构：它给人留下的笑谈胜过它的成就。它的历史模糊不清；在它的成就中只剩下一部《法兰西学院词典》——一部从未达到尽善尽美、尚未编纂完毕就已显得过时的词典，自 19 世纪以后，其观点便陈旧不堪，因此，也就没有实用性可言。

它的成员又是怎样一些人？从一种人人皆知的方式上来判断，唯有各科学院院士身穿绿色长袍。然而，在包括法兰西学院在内的五个科学院每年的庆典活动中，这些机构的所有成员皆不着这种装束（此举无异于自行取消了其身份的有效性）。或许应邀出席这类仪典的一部分敏感的来宾对此会颔首称庆，尽管这些人昔日在这种特殊场合，并不屑于舍弃他们那带卷边领的礼服。

法国人的陈旧观念连同他们的行为举止，并不必然与外国学者们对法兰西学院的评价两相吻合，

后者虽然往往对它吹捧有加，但看法却更有见地。在这些人眼里，栖居于孔蒂堤岸的这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魅力无穷，起码也会令人肃然起敬。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法兰西学院始终与其缔造者黎塞留同享荣耀，但同时它又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它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凌辱的牺牲品：人们一面试图使它承担其创建时期赋予它的本来使命，一面又对世界发生的变化佯作不知，反而对它大加挞伐。人们非难法兰西学院是由于它所仰仗的国家没有帮助它适应形势——没有真正地改变它的章程；没有使其遴选学院院士符合当时世界的要求，而这一举措却关系到其未来之命运；也没有重新确定其职能，因为它已然肩负着一项职责。

在法兰西学院创建之初，它属于一种我们后来称之为最负盛名的法国文化界上层圈，它是由当时的精英社会中地位最显赫的人士组成的。有鉴于此，学院为自己确立的使命便是在语言、文学和情趣领域，向法国人提供各种规范和楷模，而这一切自然是与时代的需要并行不悖的。它创建于路易十三时代，后来伏尔泰对它推崇备至。

今天，梅德骑士⁽¹⁾所倡导的“风雅之士”的后继者与匹敌者们，在编纂词典方面，已经不再是异常专业化的时代学者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不敌《罗伯尔词

典》的编纂者即为一例。的确，在人文科学领域，姑且不论在人类知识的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已是今非昔比了。

今天，法国的语言和文学在世界上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处境，对此，普通的文人亦可感知。然而，就在人们把法兰西学院钉在耻辱柱上时，它却在接纳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之后，又选举 L. S. 桑戈尔⁽²⁾ 为其成员。这些举措发人深思，并且足以使人了解我们的学院在国外享有声望（这是否是言过其实呢？），尽管我们对它蔑视有加或嘲讽不迭——如果不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话。

言及法语在法国的前景，人们只能同意种种悲观主义的揣测：拼写规则横遭践踏；语法错误屡见不鲜——这一切竟被堂而皇之地称为“语言历时性演变过程中可以预见的合理现象”（此言当属不谬）！至于词汇的贫乏，则被人们大言不惭地归咎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如果说埃蒂安纳⁽³⁾ 在龙萨⁽⁴⁾ 和贝莱⁽⁵⁾ 时代，曾不遗余力地指出，法语比意大利语、拉丁语甚至希腊语更为丰富的话，那么，今天似乎人们有理由平息漫不经心的中学生们所臆想的种种痛苦折磨：哪怕能够使用《小拉罗斯词典》中百分之十的带有例句的词汇，也就没有“文化障碍”可言了。

不幸的是，如果人们尊重院士们在其著述中就

思想、情感等见解所表达的祈愿，能够表述一种自己期望作出的判断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发现，正是这些院士们用一种令人称羡的法语在进行自我表达，因此，就使用语言这种工具而言，他们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或许堪称是运用规范语言的典范。

我们之所以在《导言》中对语言的现状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因为在论述这样一个始终具有活力并且对我们依然有益的机构时，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充分意识到，仅对下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并据此而非难法兰西学院，其责任将是沉重的。这两个问题是：

——法兰西学院今天在保卫法国语言和文化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有效的作用？

——除了巴黎的某些社会阶层而外，还有谁能够了解这一机构的真实作用？

第一章 学院的职能

一、开场白

不应把“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研究院”混为一谈,即使这两个机构设置在同一地点。它们都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巴黎第六区,与刚按其原来风格修葺一新的“艺术桥”近在咫尺,设在根据马扎然的动议修筑的一座宫邸内。法兰西研究院下设 5 所机构,它们全部以“科学院”^[6]命名。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有关学院的历史部分中所介绍的那样,“法兰西学院”系资格最老的机构,它是由黎塞留于 1635 年创立的。“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为柯尔贝尔所建,其后不久又成立了“自然科学科学院”。这两所专门的科学院在法国大革命中,即国民公会时期的 1793 年被取消,代之以 1795 年建立的“法兰西研究院”,这是一种新的结构形式。1803 年,波拿巴·拿破仑对该机构进行了改组,1816

年,路易十八以国王敕令的方式确认了其形式的有效性,时至今日它一直保持着这一面貌。而今,法兰西学院位居各类科学院之首,其他科学院的排列顺序依次为: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简称“文学院”),自然科学科学院(简称“科学院”),由昔日的卢孚宫王家艺术机构改建而成的美术科学院(简称“美术学院”),以及由路易一菲利普创建的伦理与政治科学院(又称“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院”)。此外,医学科学院(即“医学院”)具有其独立性,不在上属机构之列。

二、结构和职能

1. 领导层:

在法兰西学院的三位主要领导成员中,两位是临时性的,至于第三位,恰如其职务名称所示,为常任职务。自创立之日起,法兰西学院章程便明确规定,“总管”与“院长”经由选举产生,任期很短。成立之初,他们的任期仅为两个月,自1816年后,任期改为三个月:“院长与总管通过选举产生,获绝对多数票者当选”(章程第一条规定)。1672年3月27日之前,遴选采用抽签方式;此后,人们使用Ch.佩罗发明的一种机器,但其运行程序我们至今仍不知其

详。这种方法在 1746 年 6 月 30 日被废止。“今天，人们采取更有说服力的方式，通过秘密选举确定领导人选”，德·卡斯特里公爵这样写道（见《孔蒂堤的老妇人——法兰西学院史》，第 81 页）。

第三位，但并非无足轻重的领导人，被称为“常任秘书”，在行将对这一领导层的每位成员的权限进行具体分析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不应认为，学院院士的出身或声誉具有明显意义，在了解他们的职务分工时，这种看法尤为重要。即使出身或声誉起过一定作用，那也是古老的遴选规则之使然。

每一位领导成员皆有其明确的职责。1816 年的章程文本第二条规定，院长

“主持科学院例行的或特殊的会议，主持国王或亲王家族莅临的各种全体会议或联席会议。在这些场合，他以该团体的名义致词。”

事实上，今天，院长主持法兰西学院的各类会议，负责对有关问题组织磋商，保持该机构的正常运行，并且听取与会者的各种意见。至于在维持与政权的交往惯例方面，院长的职责仅限于陪同新当选的院士参见国家元首。

在旧制度时期，总管执掌学院印章。1635 年 2 月 22 日颁布的章程对此曾作如下规定：

“法兰西学院将有一枚印章，由其通过正常程序

发送的各种文件将用蓝蜡封签，并加盖镌有黎塞留公爵大主教阁下头像的印戳，印戳四周刻有‘法兰西学院保护人阿尔芒·德·黎塞留公爵 1635 年监制’字样。学院另备有一枚副印，其标记为月桂花环，上刻‘万古长存’字样。上述两枚印鉴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擅自更改。”

后来，这些程式不复存在。1816 年的章程第二条规定：

“当某种情况不允许院长履行其各种职责时，总管将自行取而代之。在总管不能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由资格最老的院士主持其工作；如若不然，则由常任秘书行使上述职能”。

这种情况一直延伸至今。在举行新院士入院典礼时，通常由总管主持接纳仪式。

1816 年的章程之第十三条对重新当选条件还作了明确规定：

“院长在执行其三个月任期届满一年之后，方可重新当选。

总管在任职期满六个月之后，方可重新经过选举就任原职或当选为院长。

常任秘书只有在专为选举这一职务而召开的会议上方能产生。参加会议的院士不得少于 20 人。选举结果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

事实上，常任秘书是法兰西学院最重要的官员；他签署各种文件，保存学院及与其个人职能有关的文件，但未经该团体授权，他不得透露任何文件的内容。常任秘书签发学院的各类证书，并负责收集各种会议的决议以及组织学院各项大奖的事务性工作。除此而外，他还是学院日常活动的管理者。学院另行任命两位院士协助他进行此项工作。“他们需经由选举产生并获绝对多数通过”（章程第三条）。因此，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常任秘书是“法兰西学院的灵魂”。他享有物质方面的一些特殊待遇：住宅、汽车、交际费和少许其他津贴。

在旧制度时期，还有过第四位领导成员，即书籍印刷者，被称为“印制人”。在当时的章程中，对其职权与义务曾作过如下明确规定：他负责印刷带有法兰西学院名称的著作，或学院赞同印刷的著作；他由院士中选举产生，并需对团体宣誓效忠；当他的工作涉及学院事务时，他不能与任何其他人合作。此外，章程还规定：

“他将获得未经该团体允许，其工作不受任何干预的承诺；反之，他必须以个人名义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由个人出资重新印刷有关作品，并被取消学院授予他的一切恩惠”。

自 1793 年法兰西学院被取消以后，这一职位也

就不复存在。1816年以后,学院的文件一律由费尔曼—迪多出版社出版,唯一的例外是,1935年的《法兰西学院词典》由阿歇特出版社承印。

2. 例会和特别会议:

就例会而言,建立之初,法兰西学院每周召开一次。自1816年起,章程第五条规定,例会每周举行两次,每次为两个半小时;随后又改为每周三次,每次时间为两个小时。我们将在后面提及,例会并不只用于编纂词典工作。不过,自1635年法兰西学院成立以来,它所关切的问题首先是语言,这一立场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学院的主要职责是以最大限度的关注和勤勉,致力于为我们的语言提供确切的规则,使之纯洁化,富于雄辩性,能够承担起处理艺术与科学问题的使命”(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列举了法兰西学院这一团体未来需要开展的活动事项:分析最优秀的法语作家们的作品,借以提供最佳例证,为法语应遵循的普遍规则服务。“这种分析将能构成一部词典、一部语法、一门修辞学和一种诗学,它们将符合学院的评价标准”(第二十六条)。法兰西学院需要从事的工作还有提供用散文体写成的演讲,它们应由院士